

世界文豪书系

雪莱全集

THE COMPLETE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6

河北教育出版社

Percy Bysshe Shelley

Prof. J. H. Kelly

雪 莱 全 集

第六卷

书信（上）

江 枫 主 编

江 炜 李书端 等译
毛卓亮 丁惠萍

河北教育出版社

雪莱肖像。>克林特与 m. 威廉斯对 >柯伦所绘的修正





沃特·司各特爵士。曾对年轻雪莱的作品作出过赞许性的评论。雷奔所绘



罗伯特·骚塞



托马斯·洛夫·皮科克 18 岁时的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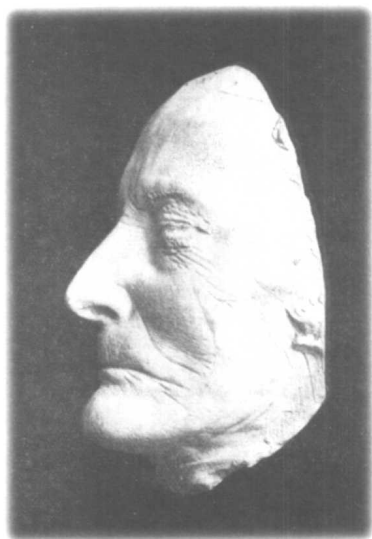
约翰·皮尔福德船长。雪莱的舅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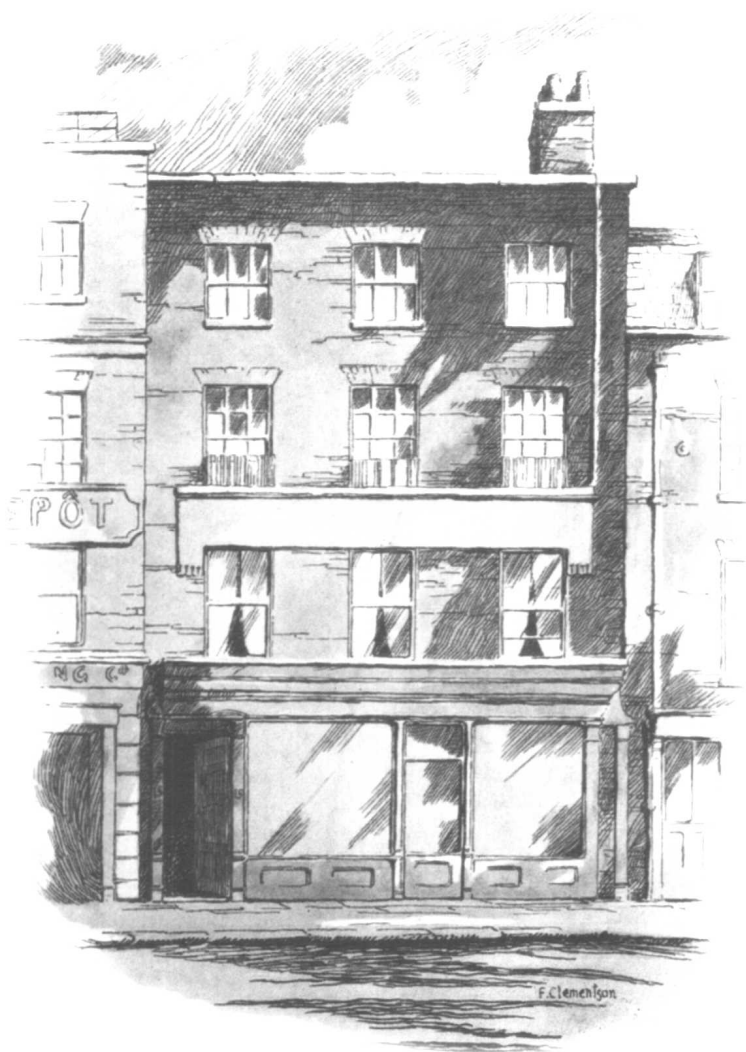
杰斐逊·霍格在波斯康布下棋，雷金纳德·伊斯特速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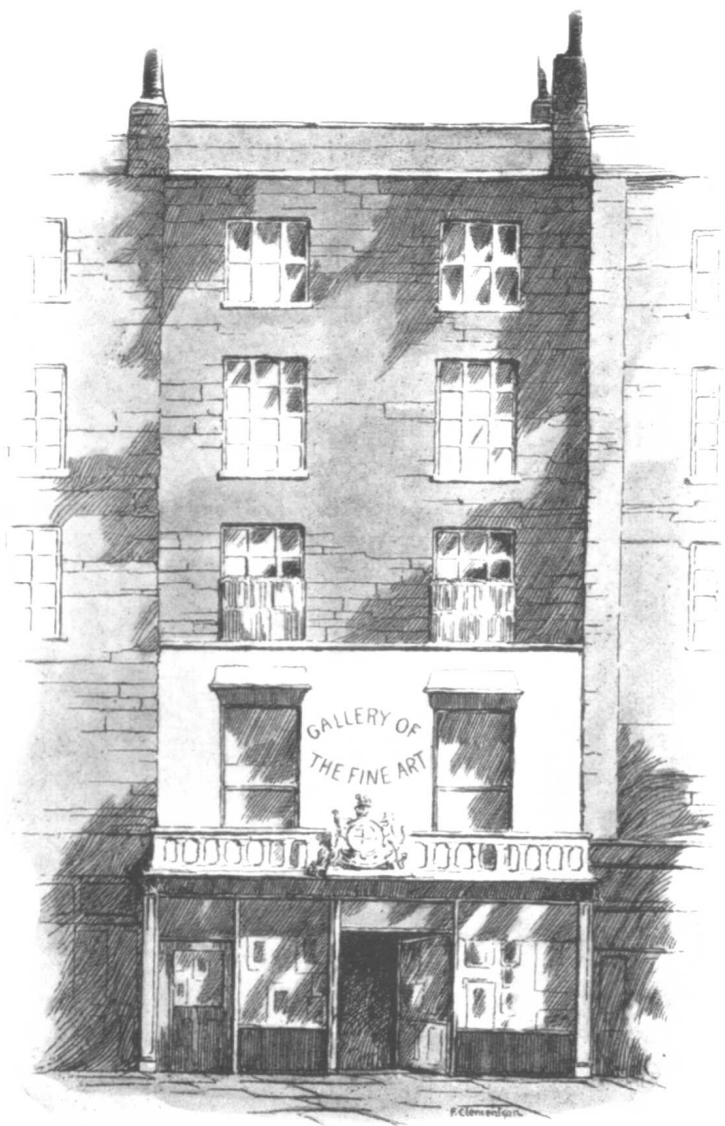
威廉·葛德文。《政治的正义》的作者，雪莱的岳父，詹姆士·纳思科特所绘



凯瑟琳·纽金特死后拓下的面容石膏像



伦敦，波兰街1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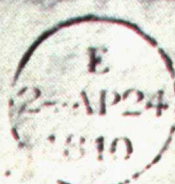
都柏林，下萨克维尔街7号。雪莱曾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哈莉特·韦斯特布鲁克从这里二楼的阳台上散发过他的第一份爱尔兰小册子《告爱尔兰人民书》

Kind & come for we shall remain
to expect your arrival & think
the trees are on the left hand of
the church - Mr.



Edward Rogers Esq. of Durham
Great Street
Durham
(1629)

HORSHAM



the fiend of the Super Solitaires
stricken in the wilderness
at midnight - he thirsts
for the detestable gore of
poison - But the day of re-
tribution will arrive
H+D+ means Hell Devil

Dear Graham
we really expect you to meet
us at Clapham in the way described
by the Friend-monger. Should you
not be able to be there in time
we will call at Millers Hotel
in hopes you will be able to meet
us there. But we hope to meet you
at Clapham, as time short is so far
of our way to L. Fields & we wish
to see you. Yrs. sincere friend
L. B. Hey.

Death + Hell + Destruction if you
fail



伦敦，马奇蒙特大街26号，柯林斯所绘



书信(上)

《雪莱书信集》原编者序

由于有玛丽·雪莱的贡献，人们才得以读到第一部由她对作品和诗人生平附加注释的《雪莱诗集》，同样要归功于她的，是第一部《雪莱书信集》的问世。那部集子里数量不多但是十分精彩的书信于1840年一经发表，便确立了雪莱被公认为19世纪伟大书信作家之一的声誉。雪莱夫人所选的全都是他在国外写的，其中包括寄给托马斯·洛夫·皮科克的描绘瑞士和意大利旅游印象的那一系列非常精彩的信札，早在1823年，即雪莱逝世后一年，就已经宣布，他“发自意大利”的一批函件将作为当时正在准备付印的《诗歌遗稿》的一部分同时发表。但是这部诗集1824年出版时却未能收入那些信件，因为雪莱的父亲禁止发表有关于他儿子的任何带有传记性质的材料，否则，便切断对玛丽·雪莱的生活费用津贴。她为养育她的儿子珀西·雪莱计，不仅被迫撤下了她丈夫的书信，而且也吓得不敢撰写他的传记。当她终于（在1839和1840年）获准编辑雪莱的诗歌和书信时，不许发表任何生平详情的禁令仍未取消。于是，亲密通讯者之间书信中常见的那种直接间接、或明或暗涉及私人生活的成分便被从第一部雪莱书信集中删掉了。提摩赛·雪莱爵士于1844年去世，

玛丽·雪莱虽然一直活到1851年，但是未能对雪莱文献再有更多的作为。尽管如此，在长达40年的一段时期内，她所编的仍然是人们能够读到的仅有的一部雪莱书信集，虽然，与此同时，也有不少雪莱书信已经陆续散见于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回忆录，诸如：霍格未能写完的《雪莱的生平》，少雪莱夫人的《雪莱回忆录》，托马斯·洛夫·皮科克论述雪莱的那些文章和理查德·加尼特博士的《雪莱遗物》之类。

在1876~1880年间，巴克斯顿·福曼先生出版了他的文库本雪莱诗歌散文作品集，其中除包括雪莱夫人所编的那一部分之外，又增加了许多书信；他还以拼接原件手稿的方法使直到当时仍被删除的一些段落得以复原。继巴克斯顿·福曼先生的版本问世之后，已经又有了篇幅不大但是值得注意的两个版本，不过这两个版本都更多地具有雪莱书信选而不是书信集的性质，即：已故理查德·加尼特博士为“珍藏文库”编的《书信选》和厄内斯特·里斯先生为“卡米洛特经典文库”编的很有用的另一卷，在增进一大批读者对雪莱散文之美的认识方面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雪莱散文与书信》。道登教授为诗人的传记做了巴克斯顿·福曼博士为雪莱已发表作品所做的工作。自从他的《雪莱传》于1886年问世以来，就再没有人能够声称在撰写同一题材的文字时不必经常翻阅那一部著作。道登教授的学识、他对雪莱的强烈同情、他对雪莱复杂生活之结的洞察能力和理清其头绪的技巧、他得以接触和研究雪莱家人和其他人手中私人文件的那种极其罕见的机遇，都使他的著作能够轻易经受住了麦修·阿诺德和丘顿·科林斯那一类作家的批评和挑剔，也使得这部著作成了也许可以说很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对雪莱天才最伟大的纪念碑。

编订这部雪莱书信集的工作之所以有可能完成，主要是

由于得到了道登教授、托马斯·怀斯先生和 H. 巴克斯顿·福曼先生帮助,他们每一位都使我受惠不浅。道登教授不仅允许我大量使用最初发表在他那部《雪莱传》中的重要信件,而且还向我提供从而允许我印出许多迄未发表过的雪莱信件。他并出于始终不懈的关怀,在难以数计的问题上帮我析疑解惑,甚至审读了这部书信集的一大部分校样,当然,不会因此而有义务为我的失误承担任何责任。在对他的帮助表示感激之情的同时,我还必须提到我对他那部《雪莱传》的经常查考和利用。

托马斯·怀斯先生是最早鼓励我编辑这部雪莱书信集的先们中的一位,他不仅慷慨地许可我采用他私人编印本中的雪莱致伊丽莎白·希契纳、致威廉·葛德文、致珍妮·克莱芒特和致利·亨特的信件,而且也给了我许多尚未发表过的信件的复制件。巴克斯顿·福曼先生除了允许我使用他从道登教授《雪莱传》中收集的那些信件;还许可我发表其发表权操在他手中的其他来源的一些信件,和随意使用他那文库本雪莱书信的文本。然而我只是在未能找到某一信件原件或是某一信件含有不同于雪莱夫人和其他人的版本的异文时,才使用他的文本。

威廉·迈克尔·罗塞蒂先生可以被认为是系统编辑雪莱诗作的第一位编者。他的《回忆雪莱》充满了有关雪莱生平极有价值的评论,而且 40 年来始终是这一方面的权威;我必须为他有关雪莱早年友人爱德华·格雷厄姆的一段极有意义的评述而向他致谢。我深受罗塞蒂先生之惠还由于,除了一两处例外,全部采用了他对雪莱致霍格信件的编年排列,并由于他允许我复制雪莱在伊顿时画了一棵树的很有意思的一幅画、迄未发表过的罗马新教墓地的一幅速写和雪莱的舅舅皮尔福

德船长的一幅肖像。

伯特伦·多贝尔先生（他对雪莱文献曾作出了好几项重要的贡献，其中包括编辑了一本雪莱致伊丽莎白·希契纳书信集）和 V. 卡梅伦·特恩布尔先生校读了这本书的全部校样，我还要向沃尔特·德·拉·梅尔先生为他提出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而致谢。

除上述以外，我还要荣幸地感谢由于她的慷慨我们国家才能获得了济慈《许披里翁》手稿的艾丽斯·伯德小姐，允许我使用她所拥有的那些雪莱书信原件；感谢艾尔弗雷德·莫里森夫人，在涉及她那极有价值的收藏品中几封雪莱书信原件（有两封信是初次发表于本书）方面给了我同样的恩惠；感谢沃尔特·利·亨特先生，为这本书增加了两封从未发表过的信；感谢基根·保罗和特伦奇公司确认了道登教授的许可，同意我转载他《雪莱传》中的那些信件和基根·保罗先生所著《威廉·葛德文件》中的一封信；并要感谢约翰·墨雷先生允许我使用普罗瑟罗先生所编拜伦书信集中的雪莱书信。同时，我还要感谢罗塞蒂·翁盖利夫人、波德利的图书馆员威廉·勃朗先生、W.C. 库普兰博士、格利夫斯小姐、约翰·胡卡姆先生、E. 路德·利文斯顿先生、厄内斯特·德莱塞·诺思先生、托马斯·瑟康布先生、J.W. 威廉斯先生和约翰·雷恩，他们或是对哪些书信作过贡献，或是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尽管我已尽可能谨慎小心以避免侵犯私人权利，但是很可能仍有一些信件的拥有者有理由接受我应有的歉意。

我曾尽可能根据书信原件校订我的文本，但是非常遗憾，在许多情况下是难以办到的。不过，我还是对已出版的致伊丽莎白·希契纳书信做了重要的补充，而且在这些文本略有出入的信件中，我遵循了雪莱相当独特的句读标点。

我编辑这两卷书信集的单一目的和意思，是以便于阅读的方式收集目前条件所允许的尽可能多的雪莱信件。就数量目标而论，我取得的成功超出了我最高的期望。作为证据，我也许可以提一下，在随后的篇页里收录了，包括少数几件残篇在内，总共 840 封信件，大大超出了先前已出版的任何一部书信集的 3 倍。其中 38 封，据我所知，从未见诸印刷文字，50 封以上，含有迄未公开发表过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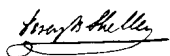
R.I.

1909 年 5 月

新版附言

在这部新版雪莱书信集中，我做了一些勘误的工作，而且增添了初版所遗漏的几封信件。

并承阿宾杰勋爵和我的朋友 A. 科斯祖尔先生俯允，使我得以在附录部分从他已经印出的雪莱致托马斯·杰斐逊·霍格书信中收录了好几个段落，这些段落都曾经由已故的少雪莱夫人根据原信手稿加以订正。这些经过订正的信函复制件为阿宾杰勋爵所拥有，而最初发表在科斯祖尔先生那部很有价值而且富有魅力的《雪莱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这些信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霍格篡改雪莱的信件以适应他本人需要的手法，并且肯定了广泛存在的不信任感，正是这种不信任感使他出版雪莱书信集的计划被搁置了许多年。我还要感谢科斯祖尔先生允许我使用雪莱致《奥利耶文学杂志》编者的两封信的底稿。我还要对威廉·迈克尔·罗塞蒂先生和海伦·罗塞蒂·翁盖利夫人再一次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罗塞蒂先生，在他使我受惠的其他行动之外，还提出了许多建议、做了许多



雪莱全集 • 第6卷

勘误的工作。翁盖利夫人和她的出版商梅修因公司，则允许我从她的《雪莱和他在意大利的朋友们》一书中采用雪莱致迪奥吉尼夫人的一封信和她的译文。这封信的特殊意义在于很可能是雪莱用意大利文所写而存留至今的仅有的一封信。

R.I.

1911年11月7日

江 炜 译